

说谎的女孩

〔美〕 洛克哈特 著

王小亮 译

〔长篇小说〕

GENUINE
FRAUD

一个人可以改造自己多少次？
你就是审判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说谎的女孩

[美] E. 洛克哈特 著
王小亮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谎的女孩 / (美) E.洛克哈特 (Lockhart, E.) 著 ;
王小亮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594-2071-8

I. ①说… II. ①E…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97218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8-337号

Genuine Fraud

Text Copyright © 2017 by E. Lockhart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Delacorte Pres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LLC, New York.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书 名 说谎的女孩

著 者 [美] E. 洛克哈特

译 者 王小亮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张 斌

责任校对 孔智敏 郭慧红

版权支持 张晓阳

封面设计 果 丹

封面插画 竹笋浪子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7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071-8

定 价 39.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GENUINE
FRAUD

致那些被教育

善即小而静的人。本书代表了我心里所有

丑陋的纠结和迸发的愤怒。

18

故事由此开始：

✍ 2017 年 6 月的第三周

📍 卡波圣卢卡斯，墨西哥

这家饭店真不是一般的棒。

朱尔房间的迷你吧里除了薯片外还有四种不同口味的巧克力。浴缸配有泡沫喷射器。肥皂、毛巾和梳子皂液取之不尽。大堂里，每天下午四点都有一位老绅士弹奏格什温的钢琴曲。如果不介意被陌生人触摸的话，还有热黏土护肤疗法可以享受一下。整整一天，朱尔的身上都散发着氯气的味道。

位于巴哈的格兰德海滩度假村，窗帘是白色的，瓷砖是白色的，地毯是白色的，就连盛开的花朵也是白色的。一身白棉制服的员工看上去就像护工一样。朱尔已经独自在饭店待了四周。她今年十八岁。

这天早上，朱尔正在格兰德海滩的健身房里跑步。她穿着定制的海绿色鞋子，上面装饰着海军蓝的缎带。她跑步时不听歌。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间歇跑后，一个女人走上了她身旁的跑步机。

这个女人还不到三十岁，黑色的头发紧紧地扎成一个马尾，头发上还喷了发胶。她的手臂健壮，躯干结实。她的皮肤是浅棕色的，脸颊上略施了一些腮红。她的鞋子显得很旧，上面还有干掉的泥点。

健身房里只有她们两个人。

朱尔放慢脚步，由跑步变为走步，并准备离开。她很注重隐私，而且今天的量差不多也练够了。

“你是在训练吗？”那个女人问。她指了指朱尔的显示读数，“我是说，为了马拉松之类的？”她有一口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口音，很可能是在西班牙语社区长大的纽约人。

“我只在中学时参加过比赛，仅此而已。”朱尔的发音清脆，就是英国人所说的那种 BBC 式英语。

女人上下打量着朱尔，“我喜欢你的口音。”她说，“你是哪儿的人？”

“伦敦。圣约翰伍德。”

“我是纽约的。”女人指了指自己。

朱尔走下跑步机，舒展了一下四肢。

“我就一个人。”过了一会儿，女人又说道，“昨天晚上到的。临到头才订的这家饭店。你来多久了？”

“多久都不算久。”朱尔说，“尤其对这种地方来说。”

“那么有什么推荐的吗？格兰德海滩这边？”

朱尔很少和饭店里的其他住客聊天，不过她觉得，回答这个问题也没什么坏处，“去参加浮潜吧。”她说，“我见过一只海鳗，大得吓人。”

“真的？海鳗？”

“向导用一牛奶罐鱼内脏把它引诱了出来。海鳗从石头缝里游出来时足有八英尺长，还是亮绿色的。”

女人打了个冷颤，“我不喜欢海鳗。”

“害怕的话就跳过吧。”

女人笑了笑，“这里的饮食怎么样？我还没吃东西呢。”

“可以去尝尝巧克力蛋糕。”

“早餐吗？”

“对呀。如果你要求的话，他们还可以上门服务。”

“谢谢你告诉我。你是一个人旅行的吗？”

“哦，我这就要走了。”朱尔说，她感觉到谈话正在朝着越来越私密的方向发展，“拜拜。”她朝门口走去。

“我老爹病得很重。”女人对朱尔的背影说，“我已经照顾他很久了。”

受到同情心刺激的朱尔停下脚步，转过了身。

“每天早上，还有每晚下班之后，我都要去照顾他。”女人继续道，“最近他的病情终于稳定了，我想逃走都想疯了，根本没管价钱。我在这儿扔了一大笔钱，不该扔的钱都扔了。”

“你父亲是什么病？”

“MS。”女人说，“多发性硬化症？还有痴呆。他以前是我们家的顶梁柱。说一不二，还犟得很。现在只剩下一副扭曲的身体躺在床上。有一半的时间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哪儿。他就，好比说，会问我是不是

是女招待。”

“哇哦。”

“我很害怕会失去他，可同时又讨厌跟他在一起。一旦他去世了，我就会孤身一人，你知道吗，我敢说到时候自己一定会后悔离开他出来进行这趟旅行的。”女人停下脚步，两脚跨立在跑步机两侧。她用手背揉了揉眼睛，“对不起，说的有点多了。”

“没事。”

“你去吧。洗个澡什么的。也许一会儿还能在附近见到你。”

女人卷起长袖衬衫的袖子，看了看跑步机面板上的读数。她的右前臂上有一道疤，边缘参差不齐，好像是刀伤，不像手术的疤痕那么整齐。这里面肯定有故事。

“呃，你爱玩问答游戏吗？”朱尔问，这个问题违背了她所有的日常判断。

女人笑了笑，露出了洁白但有些参差的牙齿，“我对问答游戏挺在行的其实。”

“每隔一天的晚上楼下休息室里都会组织游戏。”朱尔说，“挺扯淡的，你要去吗？”

“怎么个扯淡法？”

“好玩的那种扯淡。又蠢又闹腾。”

“OK，嗯，好吧。”

“好。”朱尔说，“我们去灭了他们。你会很庆幸自己这次旅行的。

我对超级英雄、间谍片、油管达人、健身、钞票、化妆品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很在行，你呢？”

“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狄更斯那种吗？”

“嗯，类似的。”朱尔感觉自己脸上热乎乎的。忽然间，这个爱好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

“我爱狄更斯。”

“别扯了。”

“真的。”女人又笑了笑，“狄更斯我也很在行，还有烹饪，时事，政治……我想想，哦，还有猫。”

“那就好。”朱尔说，“晚上八点，大堂边的休息室。有沙发的酒吧。”

“八点。说好了。”女人走过来伸出手，“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叫诺雅。”

朱尔摇摇头，“我之前没跟你说过。”她说，“我叫伊莫金。”

* * *

朱尔·韦斯特·威廉姆斯拥有一副算是好看的外表。几乎从没有人用丑这个字形容过她，不过通常也没人用辣这个字。她的个头不高，只有五英尺一^[1]，平时总是翘着下巴。她留着一头男孩子似的俏皮短发，在美容院里挑染过的金发最近也露出了深色的发根。她有着绿色的眼睛、白色的皮肤，上面点缀着浅浅的雀斑。她的绝大多数衣服都显不出她的

[1] 约合 1.55 米。

身段和力量。朱尔有肌肉，她的肌肉能在骨骼上膨胀出一道道充满力量的曲线——让她本人看起来就好像是漫画家画出来的角色一样，尤其是腿部。腹部的那层脂肪下，也有一层结实坚硬的腹肌。她喜欢吃肉吃盐，巧克力和油脂也来者不拒。

朱尔相信，锻炼中挥洒的汗水越多，战斗中流掉的血就越少。

她相信，避免伤心的最佳方案就是当自己没有心。

她相信，说话的方式通常比要说的内容更重要。

动作片、重量训练、化妆、死记硬背、平权，这些也都是她相信的东西，她还相信油管能教给你几百万种校园绝不会教给你的东西。

如果信任你，朱尔会告诉你，她在斯坦福上过一年，拿的是田径奖学金。“我被招进田径队了。”她会向喜欢的人解释，“斯坦福可是甲级联赛院校。他们给我钱付学费、买书本，诸如此类的。”

后来怎么了？

朱尔会耸耸肩，说：“我本来想学习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和社会学的，不过主教练就是个变态狂。”她会说，“所有女孩子都被他摸遍了。等他找上我时，我一脚踢中他的要害，然后把这事告诉了所有可能会听的人。教授，学生，斯坦福日报。我还朝那该死的象牙塔顶端喊话，不过你们也知道运动员说教练的坏话会是什么下场。”

这时， she 会把双手搅成一团，低垂眼睑，“队里的其他女孩子都否认了。”她会说，“她们说我撒谎，说那个性变态从没摸过任何人。她们不想让自己的父母知道，害怕会丢掉奖学金。所以就这样了。教练继续

执教，我则退队了，这也意味着我不能再获得财务上的支持。我这个全优辍学生就是这么来的。”

走出健身房，朱尔又在格兰德海滩的游泳池里游了一英里，然后将那天早上剩余的时光都花在了自己的通常项目上：坐在商务休息室，看西班牙语宣传片。她还穿着自己的泳衣，不过换上了她那双海绿色的跑鞋。之前，她已经擦上了亮粉色的唇彩，画好了银色的眼线。那泳衣是青铜色的单件，胸部装有束箍，收束效果显著，整套装扮非常有漫威宇宙角色的风采。

休息室里有空调，不过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朱尔抱起双腿，戴上耳机，端了杯健怡可乐。

看过两个小时的西班牙语节目后，她吃了一根士力架作为午餐，然后又看起了音乐短片。借着咖啡因的刺激，她在空荡荡的休息室里翩翩起舞，对着成排的旋转椅放声歌唱。今天过得真是充实。她喜欢那个从卧病在床的父亲身边逃离的女人，喜欢她那有意思的疤痕，喜欢她对书的独特品味。

她们在问答游戏里会所向披靡的。

朱尔又喝了一杯健怡可乐。她再次查看了一遍自己的妆容，然后对着休息室窗户上反射出的自己摆了个自由搏击的造型。看着自己的样子，她大笑了起来，因为那样子既经典又愚蠢。与此同时，她的耳中响起了脉动的节拍。

* * *

泳池酒吧侍应多诺万是本地人。他的骨架粗大，但人长得不结实。他有一头油滑的头发，还总喜欢用眼色来示意顾客。他说的英语带有当地特别的巴哈口音，不过他记得朱尔喜欢的饮料：健怡可乐加香草糖浆。

有些时候的下午，多诺万会问朱尔她在伦敦长大的情况。朱尔会和他练习西班牙语，他们俩会一边聊天，一边观看挂在吧台上方的屏幕上播放的电影。

今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朱尔坐在角落的凳子上，仍然穿着她的泳装。多诺万则穿着格兰德海滩的白色西装外套和T恤，新剃的头发在脖颈处刚刚长出发茬。“这是什么电影？”朱尔抬起头看着电视问道。

“《绿巨人》。”

“哪部《绿巨人》？”

“不知道。”

“DVD是你放进去的，你怎么会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有两部《绿巨人》。”

“是三部。等一下，我更正一下。是很多部。如果算上电视、卡通之类形式的节目的话。”

“我不知道是哪部《绿巨人》，威廉姆斯女士。”

电影还在继续。多诺万洗干净玻璃杯，擦干净吧台。他刚为一位女士调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那位女士拿到泳池另一头去了。

“这可是排名第二的《绿巨人》。”等多诺万又闲下来后，朱尔说，“苏格兰威士忌用西班牙语怎么说？”

“Escocés。”

“Escocés。品质好的要点哪种？”

“你又不喝。”

“万一呢。”

“麦卡伦威士忌。”多诺万耸耸肩，说，“要给你倒点尝尝吗？”

他拿出五个一口杯，每个倒满一种不同品牌的高档苏格兰威士忌。他向朱尔解释了苏格兰威士忌和普通威士忌的区别，以及为什么应该点前者而不是后者。朱尔每一款都尝了一小口，并没有多喝。

“这款闻起来像腋窝。”她对多诺万说。

“你真是疯了。”

“这款闻着像打火机油。”

多诺万俯身闻了闻那个一口杯，“是有点。”

朱尔又指了指第三杯，“狗尿，还是条非常愤怒的狗的尿。”

多诺万笑了起来，“那剩下这两个闻上去是什么味道？”他问。

“干掉的血液。”朱尔说，“清理浴室用的那种粉末，对，洁厕粉。”

“你最喜欢哪一款？”

“干血。”朱尔用手指沾了点酒又尝了尝，“告诉我这款酒叫什么？”

“这就是麦卡伦威士忌。”多诺万洗干净酒杯，“哦，有件事忘了说了：有个女人之前问到过你。可能也不是你，只是她搞错了。”

“什么女人？”

“一位墨西哥裔的太太，说的是西班牙语。她在找一个金色短发独自旅行的美国女孩儿。”多诺万说，“她说有雀斑。”多诺万摸了摸自己的脸，“在女孩儿的鼻子两侧。”

“你跟她怎么说的？”

“我说这个度假村规模很大，很多美国人来。我不知道谁是独自一人谁是有伴的。”

“我也不是美国人。”朱尔说。

“我知道。我告诉她我知道的人里没有哪个符合她的描述。”

“你就是这么说的？”

“对。”

“可你还是想到了我。”

多诺万意味深长地看着朱尔，仿佛过了好久之后才又开口道，“我是想到了你。我又不傻，威廉姆斯女士。”

* * *

诺雅知道她是美国人。

也就是说，诺雅是个条子。或者类似的角色。肯定是。

是她用那些话术给朱尔下了套。什么卧病在床的父亲，什么狄更斯，什么成为孤儿之类的。诺雅很清楚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她刚一放出诱饵——“我老爹病得很重”——朱尔就如饥似渴地咬了上去。

朱尔感觉自己的脸烧乎乎的。她孤独、脆弱，而且还蠢得要死，居

然掉入了诺雅的圈套。这一切都是套路，就为了让朱尔能把诺雅看作是知己，而不是对手。

朱尔走向自己的房间，一路上尽量摆出放松的姿态。一进屋，她就从保险箱里取出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穿上牛仔裤、靴子和T恤，并尽可能地往她最小的行李箱里塞满衣服。其他的就不要了。她在床上放了一百美元，那是给格洛丽亚的小费，有时候她会和这个女仆聊聊。她拉着行李箱来到大厅，将箱子塞进了制冰机旁的空隙。

回到泳池酒吧，朱尔告诉了多诺万箱子的位置，并将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推过吧台。

帮个忙。

她又推过去一张二十美元，然后说明了具体要做的事。

* * *

员工停车场内，朱尔环顾四周，找到了酒吧侍应的那辆蓝色小轿车，车门没锁。她进到车里，躺在后排地板上。车厢里散落着空塑料袋和咖啡杯。

还要等一个小时才到多诺万在酒吧的换班时间。运气好的话，直到发觉朱尔在问答游戏之夜已经严重迟到之前——那应该到八点半左右了——诺雅根本不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而在想到员工车辆之前，她肯定还会先调查机场航班和出租汽车公司的记录。

车里很热，空气也不流通。朱尔伸长耳朵，等待着脚步声。

她缩起肩膀，感觉很渴。

多诺万会帮她的，是吧？

他会的。他已经替她打过一次掩护。他告诉诺雅认识的人里没有谁符合描述。他提前警告了朱尔，许诺会帮她拿箱子，还会送她一程。再说她还付了钱。

而且，多诺万和朱尔是朋友。

朱尔活动了一下膝盖，一次伸直一条腿，然后又钻回座椅后的空间。

她想了想自己的穿着，然后拿掉了耳环和玉戒，装进了牛仔裤兜里。她强迫自己平缓呼吸。

终于，行李箱滚轮的声音传了过来。然后是车门的开合声。多诺万上了车，发动引擎，驶离了停车场。车辆在行驶，朱尔一直躺在地板上，路上的路灯不多，广播里放的是墨西哥流行音乐。

“你想去哪儿？”多诺万终于开口问道。

“城里随便什么地方都行。”

“那我就开回家了。”他的声音听上去忽然变得像食肉动物一样。

该死的。上他的车是个错误吗？多诺万也是那种人？以为女孩子要男孩帮忙就得先献身才行？

“把我放到你家的路上吧。”朱尔冷冷地说，“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你可别这么说。”多诺万说，“我这不也是在为你费心尽力嘛。”

* * *

想象一下：一座甜美的小屋，坐落在阿拉巴马某个小镇的城郊。一天晚上，八岁的朱尔忽然醒了过来。是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她不确定。屋子里很安静。

她走下楼梯，身上穿着薄薄的粉色睡衣。

底层，恐惧如冰锋般穿过了她的身体。起居室里一片狼藉，书籍、纸张散落得到处都是。办公室里的情况更糟。文件柜被翻倒在地。电脑都不见了。

“妈妈？爸爸？”小朱尔跑回楼上父母的卧室。

他们的床上没人。

这下朱尔真的被吓到了。她推开浴室门，里面没人。她又跑到室外。

庭院四周的树木若隐若现。小朱尔沿着步道跑了半天才意识到自己眼前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就在街灯灯光照亮的光圈里。

妈妈和爸爸正趴在草地上。他们的身体皱巴巴、软绵绵的。流出的血在身体下面形成了一个黑池。妈妈被一枪爆头，应该死得很快。爸爸显然也死了，不过朱尔只看到他的两只手臂上有一些伤口。爸爸蜷缩在妈妈身旁，仿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里想到的只有她。

朱尔跑回屋报警。电话线被切断了。

她再次回到院内，想要说句祷词，至少，正式告别一下——可她父母的尸体已经消失了。杀手带走了尸体。

她没让自己哭出来。那晚剩下的时间，她都坐在街灯的光圈之下，任由黏稠的血液浸透她的睡衣。

接下来两周，小朱尔独自一人生活在那座被洗劫过的房子里。她很坚强，自己做饭，还整理剩下的纸片，寻找线索。读着文件中的信息，